

談藪

上

宋

龐元英

撰

王公衮字吉老宣子尚書之弟先墓在會稽西山爲掌墓人奚泗所發公衮訴之郡杖之而已公衮憤甚奚泗受杖詣公衮謝罪公衮呼前勞以酒拔劍斬之持其首詣郡宣子時爲部郎奏乞以己官贖罪詔給舍集議中書舍人張孝祥等議上詔赦之猶鐫一秩當時公衮孝名聞天下永嘉王十朋以詩美之公衮性甚和平居常若嬉笑人謂之笑面虎

甄龍友雲卿永嘉人滑稽辯捷爲近世之冠樓宣獻自西掖出守以首春觴客甄預坐席閒謂公曰今年春氣一何太盛公問其故甄曰以果險甘蔗知之根在公前而末已至此公爲罰掌吏眾訾其猥率遊天竺寺集詩句贊大書于壁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孝廟臨幸一見賞之詔侍臣物色其人或以甄姓名聞曰是溫州狂生用之且敗風俗上曰惟此一人朕自舉之甄時爲某邑宰趣召登殿上迎問曰卿何故名龍友甄罔然不知所對旣退乃

得之曰君爲堯舜之君故臣得與夔龍爲友由是不稱旨猶得郡倅後至國子監簿甄嘗頌臨安北山大佛頭云色如黃金面如滿月盡大地人只見一撇禪人多許之

詹事特 坐葉丞相論恢復貶筠州沈方售一妾年十七八攜與俱行處筠凡七年旣歸呼妾父母以女歸之猶處子時人以比張忠定公詠會稽潘方仲矩爲安吉尉獻詩云昔年單騎向筠州覓得歌姬共遠遊去日正宜供夜直歸來渾未識春愁禪人尙有香囊

愧道士猶懷炭婦羞鐵石心腸延壽藥不風流處卻風流

錢處和參政好餽鼠爲侍從居臨安每日食畢輒以大盆貯餘饌三擊盆則羣鼠累累然來食訖乃去以爲常洎遷政府鼠復至以其相距差近不怪也已而帥越帥閩繼掛冠歸里鼠至如初迨錢亡乃不見

洪文惠文敏兄弟皆畏內雖少年貴達家有聲妓之奉往往不能快意王宣子知饒州景伯家居喪偶宣子弔焉主人受弔已延客至內齋喚酒小酌甫舉杯羣

妾全出素粧靚態黛色粉光不異平日謔浪笑語酒行至無算景伯半酣握王手曰不圖今日有此樂賓主相顧一笑後二十年宣子謝事歸越景盧來爲守時已鰥居暇日宣子造郡齋景盧畱款亦出家姬侑席笑謂王曰家兄有言不圖今日有此樂王爲絕倒謝希孟在臨安狎倡陸氏象山責之曰士君子乃朝夕與賤倡女居獨不愧於名教乎希孟敬謝請後不敢他日復爲倡造鴛鴦樓象山聞之又以爲言謝曰非特建樓且有記象山喜其文不覺曰樓記云何卽口

占首句云自遜杭機雲之死而天地英靈之氣不鍾於世之男子而鍾於婦人象山默然希孟一日在倡所忽起歸興遂不告而行倡追送江澗泣涕戀戀希孟毅然取領巾書一詞與之云雙漿浪花平夾岸青山鎖你自歸家我自歸說著如何過我斷不思量你莫思量我將你從前待我心付與他人可希孟與鄉人陳伯益好相調戲伯益面黑而狹多髯希孟入其書室見寫真掛壁上題云伯益之面大無兩指髭髯不仁侵擾乎其旁而不可已于是乎伯益之面所餘無

幾此語喧傳伯益病之而莫能報希孟後避甯宗諱改名苴字古民伯益於是以兩句咏其名炊餅擔頭挑取去白衣鋪上喝將來聞者笑倒伯益又嘗寫真衣阜道服躡僧鞵希孟贊之曰禪鞵俗人鬚鬢道服儒巾面皮秋水長天一色落霞孤鶩齊飛

曹詠侍郎妻碩人厲氏餘姚大族女始嫁四明曹秀才與夫不相得仳離而歸乃適詠時尙武弁不數年以秦檜之姍黨易文階驟擢至徽猷閣守鄞元夕張燈州治大合樂宴飲曹秀才攜眾來觀見碩人服用精

麗左右供侍備極尊嚴謂其母曰渠乃合在此中居
享如此富貴吾家豈能畱歎息久之詠日益顯爲戶
部侍郎尹京檜之殂詠貶新州而亡碩人頌二子取
喪歸葬二子復不肖家貧蕩析至不能給朝哺趙德
老觀文亦厲氏壻碩人從父妹也憐其老且無聊招
置四明里第養之終身碩人閒出訪親舊過故夫曹
秀才家門庭整潔花竹蒼茂顧侍婢曰我當時能自
安于此豈有今日因泣下數行二十年閒夫妻更相
悔羨世態翻復不可料如此方詠盛時鄉里奔走承

迎惟恐後獨碩人之兄厲德斯不然詠帥越時德斯
爲里正詠風邑官脅治百端冀其所已竟不屈檜之
甫殂乃遣介致書于詠啓封乃樹倒猢猻散賦一篇
泊新州之行又以十詩贈行其一云斷尾雄雞不畏
犧憑依掇禍復何疑八千里路新州瘴歸骨中原是
幾時詠得詩憤極然無如之何

韓侂胄暮年以冬月攜家游西湖畫船花輿徧覽南北
二山之勝末乃寘宴於南園族子判院與焉席閒有
獻牽絲傀儡爲土偶負小兒者名爲迎春黃胖韓顧

族子汝名能詩可詠此卽承命一絕云腳踏虛空手
弄春一人頭上要安身忽然綫斷兒童手骨肉都爲
陌上塵韓大不樂不終宴而歸未幾禍作

樓叔韶鏞初入太學與同窗友厚善休日友謂叔韶寂
寂不自聊吾欲至一處求半日適飲醇膳美又有聲
色之玩但不可言君性輕脫或以利口敗吾事能勿
聲則可偕往樓敬諾要約數四乃相率出城買小舟
沿葦邨將十里舍舟陟小坡行道微高下又二里得
精舍門徑絕卑小而松竹花草楚楚然友擬于門卽

有小童應客主人繼出乃少年僧姿狀秀美進趨安
詳殊有富貴家氣象揖客曰久別甚思款接都不見
過何也揖樓爲誰友曰吾親也遂偕坐款語片刻許
僧忽回顧日影下庭西笑曰日旰上君餒乎便起推
西邊小戶入華屋三間窗几如拭玩具皆珍奇喚侍
童進點心素膳三品甘芳精好不知何物所造徹器
命推窗平湖當前數十百頃其外連山橫陳樓臺森
列夕陽返照丹碧紫翠互相發明漁歌菱唱隱隱在
耳駛望久之僧取麈尾敲闌干數聲俄時小畫舫傍

湖而來二美人徑出登岸靚粧麗色王公家不過也
僧命具酌指顧閒觴豆羅陳窮極水陸左右執事童
皆佼好杯行美人更起歌舞僧與友謔浪調笑歡意
無閒樓神思恹恍正容危坐噤不敢吐一語伺僧暫
起挈友臂扣所以友慍曰子但飲食縱觀何用知如
許而觴十餘巡夜已艾僧復引客至小閣中臥具皆
備曰姑憩此遂去壁外卽僧榻試穴隙窺則徑擁二
姬就寢友醉甚大鼾樓獨彷徨一窾起如廁一童執
燭密詢之此爲何地童笑曰官人是親戚何須問樓

反室展轉通宵時側耳審聽但聞鼻息齁齁而已將
曉僧已至客寢問安否盥櫛畢引入一院制作邃巧
簾幕蔽滿庭下奇花盛開香氣芬勃山山叢竹位置
愜當回思夜來境界已迷不能憶迨具食則器用張
陳一新食品加精獨二姬竟不復出食罷各去僧送
之門鄭重而別由他徑絕湖而歸樓惘惘累日疑所
到非人閒數問友但笑不答亦許尋舊遊而樓用他
故亟歸鄉其後出處參商訖不克再諧

唐小說記紅葉事凡四其一本事詩願沉在洛乘閒與

學海類編 卷一
一二詩友遊苑中流水上得大梧葉題詩云一入深
宮裏年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況明日
於上流亦題云愁見鶯啼柳絮飛上陽宮女斷腸時
君恩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寄與誰後十餘日有客
來苑中又於葉上得詩以與況曰一葉題詩出禁城
誰人酬和獨含情自嗟不及波中葉蕩漾乘春取次
行又明皇代以楊妃號國寵盛宮娥皆衰悴不顧備
掖庭嘗書落葉隨御溝水流出云舊寵悲秋扇新思
寄早春聊題一片葉將寄接流人願況聞而和之既

達聖聽遣出禁內人不少或有五使之號況所和卽
前四句也其二雲漢友議盧渥舍人應舉之歲偶臨
御溝見紅葉上詩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閒殷勤
謝紅葉好去到人間其三北夢瑣言進士李茵嘗遊
花中見紅葉自御溝出上有題詩曰與盧渥詩同其四玉

溪編事侯繼圖秋日於大慈寺倚闌樓上忽木葉飄
墜上有詩曰拭翠斂愁蛾爲鬱心中事擲筆下庭除
書作相思字此字不書石此字不書紙書向秋葉上
願逐秋風起天下有心人盡解相思死余意前三則

本只一事而傳記者各異耳劉斧青瑣中有御溝流紅葉記最爲鄙妄蓋竊取前說而易其名爲于祐云本朝詞人罕用此事惟周清真樂府兩用之掃花遊云隨流去想一葉怨題今到何處六醜詠落花云飄流處莫趁潮汐恐斷紅尙有相思字何由見得脫胎換骨之妙極矣清真名邦彥字美成徽宗時爲待制提舉大晟樂府

大溪山在廣州境舊山有一洞其處所人不常識每歲五月五日洞開則見之士人預備墨紙刷簷入其中

以手模石壁覺有罅隙若鐫刻者以墨刷其上紙覆其上印摸而出洞亦隨閉持所印紙視之或呪語或藥方所得皆不同亦有不成字無所得者呪術藥方應用無不效驗蓋南法之所出也

湖南北沙板皆自地發多在人家迸出如筍長數十丈大數十圍或一或二或數株竝出人家遭此者皆圻裂傾陷屋宇然析之爲板其利甚博因此家道日進故俗以爲吉祥亦有掘地得板一窖至數百片土人往往以鐵爲長梗入山刺地有板處鐵不能入殊不

知地中何以有此也毛義夫云往年平江大旱河水盡涸居民就河底掘旱井或有掘得沙板者愈取愈多相去五里十里必有一處多至四百片亦有得沈香者滄洲云洞板完全者最難得補綴精密雖巧目亦不能辨以沸湯沃之則敗矣

嚴州壽昌縣道旁有朱買臣廟貌其地有朱池朱邨居人多朱姓朱謙之詩云貧賤難堪俗眼低區區何事便雲泥會稽乞得無他念祇爲歸來詫故妻束薪行道自歌呼越俗安知有丈夫一見印章驚欲倒相看

方悔太模糊

漁溪云曩在筠州新昌縣嘗出遊歷將至五峰馬上遙滿見山中草木蠕蠕動疑爲地震馭者云山皆猴也數以千萬計行人獨過常遭戲虐每羣呼跳浪而至扳緣頭目胷項手足混成毛毬雖有兵刃亦無所施往往致死夜宿民家犬爲虎銜去明日至寺問山中
有虎乎曰無有何以無曰山中皆大林虎安敢來余
曰林木森森虎所隱藏何爲不來曰大木上多趨鼠
虎過其下鼠必鳴噪自拔其毛投虎身著處必生蟲

則徧身痿爛以至乎死故畏不敢至方悟宣城包氏
畫虎皆平原曠野茅葦叢薄中亦有棘枝尋丈未常
作林木者以此隋文帝云譬之猛虎人不能害反爲
毛閒蟲所蠹損又可證也

賴省幹之卜天下知名賴建甯人挾妖術殺人祭鬼常
於浙中尋求十餘歲童女養之以充用其母喜誦佛
書女習念心經後此女次當供祭沐浴裝飾寘空室
中鐫其戶而去女自分必死夜且半覺有物自天窗
下光曄曄然不勝怖急念揭諦呪忽口中亦有光出

此物逡巡欲進復卻女誦呪益急良久口中光漸大
直出射此物物仆牀下鏗然有聲不復起其室近街
俄而譬夜卒過焉女大叫殺人卒報所屬率眾破壁
取女出視壁下物乃大白蟒死矣捕賴及家人鞫問
具伏黥配海外籍其家今爲詹安撫居宅

徑山寺主園僧行菜畦閒爲蛇傷足久之毒氣蔓延一
腳皆爛號呼宛轉常住爲招醫積費數百千不能愈
有游僧見之曰吾能治此命汲淨水洗病腳腐膿敗
肉悉去之易水數器瘡上白筋數見挹以輭帛解包

取藥末均糝瘡中惡水泉涌良久乃止明日淨洗如初日日皆然但見水漸淤肉漸生一月之後平復如舊主僧及合寺大喜欲謝以錢物僧云吾與山門結緣豈因以利卻不受他日主僧具食延之謂曰山中蛇虺多被傷者時有之誠願得奇方以備急僧云和尚有命敢不從但此方來處絕妙不必廣傳香白芷爲末入鴨觜膽礬麝香各少許臨期以意斟酌之未幾僧去長老升座以此方徧告諸人

孫琳路鈴本殿前司健兒甯宗爲郡王病淋日夜凡三

百起國醫罔措有與孫善者薦其能光宗時在東宮亟使人召之至孫求二十錢買大蒜淡豉蒸餅三物爛研合和爲丸令以溫水下三十九且曰今日進三服病當退三分之一明日再進如之三日則病除已而果然賞以千緡奏官右列或問其說孫曰小兒何緣有淋只是水道不通利蒜豉皆通利無他巧也張知閣久病瘡遇其作時如火年餘骨立醫以爲虛餌之茸附熱愈甚招孫診視許謝五十萬孫笑曰但安樂時湖上作一會足矣命官局贖小柴胡湯三貼服

之熱減十九又一服病脫然孫曰是名勞瘧熱從髓出又加剛劑剝損氣血安得不瘦蓋熱藥不一有去皮膚中熱者有去臟腑中熱者若髓熱非柴胡不可北方銀州柴胡只須一服南方力減於此故三服乃效今卻可進滋補藥矣一少年子娶妻後得輭腳病疼特甚醫以爲腳氣孫聞之曰吾不必診視但買杜仲一味寸斷片析每一兩用半酒半水合一大盞煮六分頻服之三日能行又三日如未嘗病者孫曰府第寢處高明衣履燥潔無受溼之理特新娶色欲過

度致然杜仲專治腰膝以酒行之則爲效易矣其伎大略如此奇驗

宋中直府判爲池之青陽簿老吏言紹興初有縣丞夫婦皆年三十而無子令吏輩求嬰兒爲嗣不數日輒死又求之數年內凡失十餘子最後一子死棺殮就焚其本生父母來視之循其體兩股微熱復視之陰囊已破去雙腎矣哭告于官追丞家人劾治具得其狀乃丞用道人授房中之術用嬰兒腎入藥僞爲求嗣實爲藥資案成丞死于獄不克正其罪

兀术見一卒妻美殺其夫而納之寵眷殊甚术有所佩
匕首極利寢則枕之他日方寢此婦取匕首將殺之
术覺驚問婦曰將殺汝术曰何故曰我夫爲汝殺吾
欲報仇术默然久之曰吾不忍殺汝當爲汝別求夫
乃盡集諸將使自擇婦指一人卽以嫁之邱宋卿同
客談此曰此其所以爲兀术也

京師士人出遊迫暮過人家缺牆似可越被酒試逾以
入則一大園花木繁茂徑路交互不覺深入天漸暝
望紅紗籠燭而來驚惶尋歸路迷不能識亟入道左

小亭氈下有一穴試窺之先有壯士伏其中見人驚
奔而去士人就隱焉已而燭漸近乃婦人十餘靚粧
麗服俄趨亭上競舉氈見生驚曰又不是那一个又
一婦熟視曰也得也得執其手以行生不敢問引入
洞房曲室羣飲交戲五鼓乃散士人憊倦不能行婦
貯以巨篋昇而縋之牆外天將曉懼爲人所見強起
扶持而歸他日跡其所遇乃蔡太師花園也

今軍營中有天王堂按僧史天寶初西蕃寇安西奏乞
援兵明皇詔不空三藏誦仁王護國經帝見神人帶

甲荷戈在殿前不空云此毗次門天王第二子獨健
往救安西也後安西奏有神人長丈餘被金甲鼓角
大鳴蕃寇奔潰斯須城上天王見形謹圖形上進因
勅諸節鎮所在州府于城西北隅各立天王形像佛
寺亦別院安置但不知何時流入軍營耳

趙德老常戲言明州有三賤燒底賤著底賤喫底賤或
問其故曰燒底是燈草著底是草鞋喫底是鹽又云
慈谿縣有三薦茶店湯瓶不曾薦客店牀上無藁薦
大街上好放薦皆可資笑

德安有人家土庫中被盜者絕無蹤迹一總轄謂其徒
曰恐是市上弄猢猻者試往脅之不伏則執之又不
伏則令唾掌中如其言其人良久覺無唾可吐色變
具伏乃令猢猻由大窗中入取物或謂總轄何以知
之曰吾亦不敢必但人之驚懼者必無唾可吐姑以
卜之幸而中耳又一總轄坐霸頭茶坊有賣熟水人
持兩銀杯一客衣服濟然若巨商者過行就飲總轄
遙見呼謂曰吾在此不得弄手段將執汝客慙悚而
去人問其故曰此姦盜之魁也適飲水時以兩手捧

孟蓋度其廣狹作偽者以易之耳吾既見安得不問韓王府中忽失銀器皿數事掌器婢叫呼爲賊傷手趙從善尹京命總轄往府中測視良久執一親僕訊之立伏歸白趙云適視婢瘡口在左手蓋與僕有私竊器與之以刀自傷偽稱有賊而此僕意思有異于眾以是得之

建甯監作院鄭江三衢吏也以棘寺推司得官常云岳鵬舉初入獄欲坐以得督視所劄子令策應而三日不行爲違節制當行軍法何伯壽承奏命治其事乃

謂岳曰相公但放心若相誤令某子孫皆無眼岳乃署竟坐死何由此得執政既而其家生子果皆青盲此事得於老吏

蔡元定字季通博學強記通術數遊朱晦翁門極喜之詹元善尤重之薦其傳康節之學命使定歷密院創令赴行在蔡雖不應命人猶以聘君稱之晦翁以道學不容于時胡閔章疏併及蔡謂之妖人坐謫道州以死蔡喜地理學每與鄉人入葬改定其間吉凶不能皆驗及貶有贈詩者曰掘盡人家好邱隴冤魂欲

山...
言...
二...
言...
詎更無由先生若有堯夫術何不先言去道州

談數終